

高原十日

■陈先平

战友们不惧怕任何困难,无论条件多么艰苦都保持着战斗的激情。那一夜,我听着鼾声入眠,心潮起伏。

第三天,我的高原反应愈加强烈,头痛得很厉害。

夜里11点,紧急集结的号声骤然响起。刚躺下准备休息的我立即翻身起床,穿戴完毕就往外跑,我这个老“列兵”总算没拖全班的后腿。

集合后就紧急登车,直赴阵地。按照事先拟定的行动预案,我和班上老兵李冰同编在一个发射架。作为瞄准射手的李冰是第二次执行实弹发射任务,显得很沉着淡定,一路上跟我谈起他对实战化训练的理解。一名普通士兵能有这样的思考,让我感到很是振奋和欣慰。私下里,我与年轻的战友们聊天,他们总是保持着一种积极向上的阳光和激情。你若不主动提及,他们不会说起日常生活中的困难。在他们眼里,那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私事,根本没有时间也不值得拿到训练场上来讲。我问:“那什么才算得上是大事?”李冰说:“能打胜仗才是大事,这次实弹发射就是大事。”从他纯朴坚定的话语中,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他们常常讲的“习惯”二字。

第四天,轮到我站岗了,班里却起了争执。班长马奎关照我,说站岗的事就不折腾我了。我不依,坚持要他给我排岗,要真正把我当班上的一名列兵看待,不能搞特殊。马班长是西安人,这次上高原执行任务前,他刚提前结束休假赶回部队。我问他:“才回家就被召回有没有怨言?”他笑笑说:“任务压上来了,自己是班长,自然要立即归队,这是很自然的事,都成了习惯。”在这里,“习惯”成了使用频率很高的词。平常感到难以理解的事,“习惯”两个字就干净利索地把一切都说得明明白白。

早晨4点至6点,是我站岗的时间。或许是有了站岗任务的牵挂,晚上我更是睡不着了。提前一岗就起了床,跟着“猛男”一起出了帐篷。我坚持要陪他站上一岗,“猛男”拗不过我,只好带着我走上哨位。

站在戈壁大漠上的哨位,我原本一直很痛的头居然奇迹般不痛了。寒风一吹,人一下精神了许多,我禁不住抬头仰望那繁星点点的星空。寒风一个劲儿地往大衣里钻,呼啸的风带着哨音吹动我的心弦。望向天际,望向雪山,我的心中陡然生出一股豪迈之气……

第五日,三分钟战斗化洗澡。上高原的第五天,我对这里的生

活已经适应,“列兵”的身份也渐渐被大家所接纳。最让我兴奋的是,年轻的战友开始叫我陈哥。我自己又在前面添了列兵二字,“列兵陈哥”叫起来、听起来都透着几分亲切。

要不是“猛男”叫我去洗澡,我还真忘记了在这里还有洗澡这档子事。洗澡其实是在一辆车上完成的,专供野外驻训使用,能容纳8个人同时洗澡。因为水的稀缺,洗澡也就成了难得的福利,按计划分班轮流着洗,一周可以轮到一次。每个人也就3分钟,要用打仗的速度完成整个洗澡过程。排队等候时,“猛男”就给我讲这3分钟如何科学合理地分配使用,细到每一个动作都需要事先设计,舍不得浪费一秒钟、一滴水。我心里开始打鼓,觉得自己不可能在3分钟里完成一次洗澡过程,要是哪个动作没赶上趟,结果不就尴尬了。“猛男”告诉我,要想不尴尬,就别用洗涤用品。你就按着从上到下的顺序快速冲洗,确保身体的所有部位都能被水清洗一遍,定时一到,你也就从容地完成最后一个动作。按照“猛男”教的方法,我洗了一次难忘的澡,这也是我在高原的十天里洗的唯一一次澡。

直到第六天,我才在这大漠里挖出来的旱厕所解了一次大手。这是我上高原之前始料未及的,所有困难都想到了,却独独没想到便秘却成了绕不过去的大问题。

最先发现我这个窘态的是班长马奎。马班长安排我跟着另一位战友一起处理旱厕的卫生。我们铲土将粪便坑填上一层,戈壁滩没水,这时候土就代替了水。经过这么一趟折腾,不知道是触碰了心理还是生理层面的哪个开关,我竟然痛痛快快地把身上的“大问题”给解决了。过后我想,这还真算得上打了一个战胜自我的胜仗。

第七日至第九日,红蓝军对抗演练在戈壁大漠的硝烟中激烈进行,持续了72小时。作为备份号手,我随一个发射单元前出……

第十日,我依依不舍地准备乘军列回撤归建。

执行完发射任务,我的列兵生活就该结束了。原计划在高原帐篷里与大家告别,就在准备离开时,我申请跟我们班乘坐军列回撤的要求被批准了。就这样,我的列兵生活又得以延长了几天……

军列路过西安时,我问马班长有何感想。他笑笑说:“要是军列在这里停上一站就好了,那样就能想办法见上妻儿一面。”提到孩子,马班长脸上

雪英。她带我来到食堂,喊来掌勺的师傅,用小碗给我倒了半碗白醋。我仰脖一口气全喝了下去,酸得眼泪都出来了。喝完醋,堂姐让我在走廊上静坐一会儿再去试试。半个小时后,我重新测量血压,果然正常了。

初检合格后,复检也通过了。没过多久,两个接兵干部进冲来家访。母亲泡上一碗山泉茶,从树上摘几个秋桃招待来客。父亲有点过意不去,准备杀只鸡,留接兵干部吃顿饭,但他们说部队有纪律,饭店里到还是坚持出冲了。

一个多月后,喜庆的鞭炮在院子里响起,民兵连长给我送来崭新的军装。我换上军装,背上散发着浓浓樟脑丸味道的背包,胸前戴着大红花,在市区集中后,坐了两天两夜的绿皮军列,来到了位于闽南漳州光明山下的某团,当了一名炮兵,从此开始了军旅人生。

时光一页页翻去,眨眼间,我已成了服役三十多年的老兵。今年春节回家,我特意抽空去看了看征兵初检的地方——牛屎冲。

卫生院早已搬出山外,主要为了方便乡亲们就诊。如今山冲里新建了一幢散发着现代气息的养老院,面积比当年的卫生院大了许多。伫立在养老院门口,当年初检时的情景如电影镜头般,在脑海里不停地闪现。

养老院门口的菜地里,有个正在除草的老人,我特意请教他冲里名字的来由。老人带我上到山顶,指了前方一座山体由东向西蜿蜒的山,问我像不像一头大水牛,前面是个大牛头,中间有个圆鼓鼓的大肚子,后面有个圆圆的山丘,像不像一大坨牛屎?

我恍然大悟,原来牛屎冲的名字是这样来的。

草感地恩,方得其郁葱;花感雨恩,方得其艳丽。感恩这个名字土得掉渣的山冲,给了我人生远行的机会;感恩这里曾经帮助鼓励过我的人,是他们给了我勇气和信心,让我从容地面对军旅人生。

露出了幸福的笑容。我说:“军列一路上停了不少站,有的还停好长时间,说不准真能在西安停一停呢。”马班长说:“不做这样的预想。”我问为什么。他说:“班上陕西籍战友还有两个。我当班长的如果这么一矫情,他俩的情绪也就跟了上来,弄不好会影响大家的状态。”车过西安时,马班长带着班上的战友正在热火朝天地打着扑克,这是漫长而又极度枯燥的军列行程中为数不多的娱乐活动。军列缓缓地从西安站驶过,谁都没朝车窗外看,大伙儿似乎早已沉浸在马班长特意营造的欢乐之中。

军列上,与战友们海阔天空地聊天,涉及的话题很广泛。他们说趟趟军列上就数陈哥你年轻,我们都是你的小兄弟,那一刻我感动得直想流泪。这些年轻的战友们在一个又一个任务面前,可以舍弃一切地投入。他们充满激情,他们心里干净透亮,他们义无反顾。真正走近他们,才能真正读懂他们。在嗷嗷叫的士气和战斗激情的背后,他们内心深处也有许多焦虑和纠结。他们怀揣强军梦想到部队,全力以赴,克服伤痛练就一身打仗的本领,这是他们的骄傲,是他们引为自豪的资本。马班长已经当了10年兵,倘若不能留在部队长期干,两年后就要退伍回乡。他笑着问我:“在部队练就的这一身功夫,到了地方不知道还有没有用?”我语气坚定地说:“一定有用的。那不只是功夫,那是本事,那是底气,一定要有这个自信。”我说是真心话,凭的是多年的经验和阅历。

李冰正在谈恋爱,女朋友不是他老家那边的。他跟我说,他在想将来在哪里安家才好呢?老家的父母亲需要人照顾,可女朋友希望他留在她身边,这事让他很纠结。他说现在自己能做的就是努力拼命地工作,以优异的成绩证明自己的能力,实现自己的军旅梦想。“猛男”似乎暂时还没什么烦心事,怀揣着考军校的理想走进军营的他,成长过程中的艰辛和考验终究会接踵而至,他说他会勇敢地面对。我结识的这一个年轻的战友,尽管心底里或多或少承受着烦恼和纠结,但他们心中有梦,他们脚步坚实,他们每一个人都懂得什么叫坚守和担当。

告别了高原,列兵生活注定将被我的记忆珍藏。那些柔软而难忘的细节,不知不觉间已经密实地刻进了我生命的年轮。这群坚守在大山深处的战友,也成了我心底最深沉、绵长的牵挂。

风雅颂
情至心处诗最美

夜训
■刘九流

夜色茫茫能奈我何
夜色如墨 再黑的夜
涂不满天空 也更改不了脚步
覆盖不住月光和星空
当然更覆盖不住一辆战车

夜色中的轰鸣
像有人执一盏孤灯
将旷野叫醒
只有那一声轰鸣
短暂分分夜色
如静水中的漩涡
吸引我们 如萤火一样

最美的脸
■边瑞峰

爱着你最美的脸
望着你深情的眼
疲惫遮不住 冰封隔不断
汗水浸泡着真情
勋章铭刻着誓言
微笑绽放着希望
目光闪烁着勇敢

望着你 不惧生死
走近我 心手相连
英雄战士 护佑相守
白衣天使 大爱人间

感念
升华,情感的诗与远方

“别给他们打电话了,少麻烦别人!我们自己能行。”临挂电话时,母亲又一次特意叮嘱……周末与父母视频聊天,不经意间得知,父母家的电热水器已坏了近半年时间。老父亲年事已高,“折腾”几次未能修好,只好作罢,便时常自己烧水洗澡,很不方便。得知此情,我不由心头一阵酸楚,并猛然化作一顿“责备”,“怎么近期通话从未说起?为何不找人帮忙来修?”未曾想,听到我少有的责怪,母亲竟做了错事的孩子,“不麻烦别人了,我们能行。”一时无语。看着手机屏幕那端面容苍老的父母,远在外地的我,匆忙找个借口挂断电话,不知不觉,已是泪流满面……

“少麻烦别人!”这是我小时候母亲说得最多、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。

母亲是地地道道的西北农村妇女。记得打小起,不管家里遇到什么困难,不到万不得已,母亲总是宁愿自己扛,也不愿去麻烦别人。那时家里条件不宽裕,每当临近开学,母亲便开始犯愁,时常为我和姐姐的学费绞尽脑汁。但当我们提及向亲戚借时,母亲总以这句“少麻烦别人”打住。开学前,她把还没养大的猪卖了,再拉几袋小麦到粮站兑换,最终把凑齐的学费交到我 and 姐姐手上。

后来,为了使我們姐弟俩学费不再犯愁,我家总是养一大一小两头猪,一则因为家里饲料有限仅能养两头,二则是为每学期开学前有一头能养大出售。

记得那几年,为了确保猪能如期长大,母亲总是起早贪黑去割猪草,有时为了割到最新鲜的猪草还要走很远的路。一旦遇上小猪生病,母亲更是着急上火,夜里跑几趟猪圈照看。我和姐姐开玩笑说,我家的猪在母亲眼中比我姐弟俩还“宝贝疙瘩”。

后来,我进城念高中。每当离家返校时,母亲也总是嘱咐一句“在外少麻烦别人!”也许正是这句“少麻烦别人”,让我从小就养成了遇事独立思考的习惯,也使自己打小显得比同龄孩子“老成”不少。

再来后,在母亲“少麻烦别人”的叮嘱中,我考上了大学,远离家乡到外省读书。每年寒暑假回家,虽然知道家里因供我上大学经济更为拮据,但每次回来,总能看到家里家外被母亲打理得井井有条,当然少不了她的“猪宝贝”。家里养的猪增至五六头,母亲自然也比以前更忙了。

大学毕业后,我参军入伍,当了干部,远赴西南。到部队后,一因离家远,二因工作忙,回家的次数更少了。每次打电话回家,母亲总以轻松愉快的语气说,他们在老家一切都好。即使偶尔从姐姐处得知母亲卧病在床,她也总是轻描淡写,一个劲儿地在电话中宽慰我,“只是小感冒不碍事,你安心工作就好”。几年后,单位分了公寓住房,我多次请父母来部队小住,但他们总是以路远为由,一次也没来。

我知道,从那时起,母亲尽管不再反复叮嘱我“在外少麻烦别人”,但她已经把“少麻烦别人”用到了自己儿子身上。记得有一段时间,总是接不到家中电话。问姐姐才知,母亲为了不让我分心,特意和家人讲,“儿子是军人,身上有任务,不能给他添麻烦。”

再来后,我结了婚、生了小孩,与妻子商量,特意以“帮带孩子、照看月子”为名,请父母来家中小住。母亲终于架不住“带孙子的诱惑”,答应了。但因为怕给我们添麻烦,她差点又把老父亲一人丢在老家。因为她不识字,而



霞光里的飞翔(油画) 高 阳作

长征
第4833期

读懂母亲

■原 子

老父亲能识字认路,母亲这才同意父亲同行。结果,小孩刚满一周岁,看到我和妻子能应付了,母亲便借口“想家”执意回去。其实我知道,母亲是多么不舍离开这个其乐融融的小家,但看到我们日显拥挤的住房、日渐加大的开支,她还是坚持回了老家。那天在车站,她抱着孙子亲了又亲,这才不舍地登车。

父母返回后,日子在两头相互牵挂中飞逝。直到十年前,姐姐一家也到南方来做点小生意。我再次想请父母来南方一起生活,但父母总以我们忙为由,一推再推。为了减少父母的顾虑,我们在姐姐做生意的县城专门置办了一套小房子,离我工作地方也不远,父母才勉强答应搬来一起生活。

然而5年前,当父母刚刚搬来不到3个月,因为部队改革,我需要调离驻地,再次远离父母。我去新单位报到前向父母告别,虽然他们一再强调“不用担心,自己能行”,但从老人的沉默寡言中,仍然看出他们满眼的不舍、伤感和些许失落。

5年来,根据组织安排,我又先后两次更换工作地点,每次请父母来单位小住,但住不到两个月,他们就以“住不惯”为由张罗着要回去。我心里明白,因为我新任职单位刚成立不久,他们怕时间一长给我和单位添麻烦。每次离开,母亲貌似轻松的脸上总是挂着“不争气”的泪花……

从上学到毕业工作,30多年一晃过去了,猛然发现,我们不再年轻,父母更显苍老。父母年轻时,条件不宽裕,为了鼓励儿女自立自强,他们时常教育我们“凡事少麻烦别人。”如今父母老了,生活条件变好了,他们却变得谨小慎微,时常苛求自己要自立自强,“少麻烦儿女。”作为儿女,我们何尝不希望能时常陪伴父母,但作为军人,使命在肩,自当负重前行。

用心体会母亲那不多的话语,我好像渐渐读懂了母亲。我在心底里默默许愿,但愿远方的父母不再“怕麻烦儿女”。毕竟,能为父母做什么,是我们做儿女的幸福!

新时代之歌

换上列兵衔,当兵去!

从驻地出发,星夜兼程急赴西北戈壁大漠,这是我时隔整整28年后第二次戴上列兵衔,也是我第7次上高原。

第一日,最后一抹夕阳隐入了远处的群山,我们紧赶慢赶才到了一处兵站。我想这里离我要去的兵营应该不远了,没想到同行的班长告诉我,今晚就在这里休息。我问班长,这太阳刚下山,赶到营地应该没问题吧?班长说,现在已是晚上十点多了,这个点儿赶过去大伙都挺遭罪的。我这才反应过来。

当天晚上睡得很晚,第二天起床并不晚。强烈的高原反应,让我几乎一夜未眠。没想到司令员起得比我更早,他见我第一句就问:“昨晚睡得怎么样?”其实司令员心里比谁都清楚,问睡得好不好更多是表达一种关心。他每年都要带部队来到这戈壁大漠练兵备战,这样的生活他早已习惯。

第二天,抵达驻训点后,我坚持要住到野战帐篷里。选择到这里当兵就是冲着这儿的艰苦来的。

这次上高原出现强烈的高原反应,让我始料未及。前面6次,我倒是没什么感觉,就是到了海拔4500多米的哨所,也没感觉有多不舒服,这次是怎么了?我在想,山上那些战友们又是怎样度过长达数月的野外驻训时光?司令员看出了我的心思,同意我今晚就住到担负此次任务的某旅前进指挥所。特别嘱咐我穿好军大衣,“你别看这里白天气温不低,但雪山就躲藏在不远处,寒冷也就在不远处的山坳里藏着。”时值盛夏,白天烈日曝晒,与夜晚的寒冷形成强烈反差。第二天早晨一起床,远处的雪山似乎一夜之间就近了许多,雪山上的积雪也好像多了。值勤的哨兵说昨晚山上又下了一场大雪。这应该就是司令员所说的雪山“躲藏”起来的意思了,一个“躲”字用得真是太贴切了。

住进帐篷,我才真切地感受到什么叫野战条件,什么叫彻夜未眠。

和我住在同一顶帐篷的新兵南猛,陕西人,高高大大的,战友们叫他“猛男”。“猛男”的话不多,一直在默默地做事。7月的高原,夜间的气温降到了零下。听着帐篷里年轻战友们的鼾声,我心中油然而生一种敬佩与温暖。年轻的

重回小山冲

■李根萍

乡情一缕
温暖乡愁,深情凝望

赣西故乡山多树多,叫冲的地名亦多,其中有个名叫“牛屎冲”的小山冲让我念念不忘,这里是我军旅人生最初的起点。

牛屎冲,名字好是怪异,土得掉渣。牛屎冲的名字因何而来呢?是不是冲里真的有牛屎?我第一次听父亲说起这个地名,心中有许多的猜想。

在故乡众多的小山冲中,牛屎冲极不起眼,只是后来公社卫生院建在这里,山冲里的寂静才被打破,人来人往间,多了几分热闹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一年秋天,大雁南归,晚稻收完,茶籽采摘完毕,秋收的活计全收工。晚上,我坐在窗前做功课,一轮明月照在我家院子,如撒上一层薄薄的碎银,桂花的馨香沁人心脾,秋虫在草垛下呢喃。大队民兵连长推开我家柴门,来通知我第二天去公社卫生院参加征兵体检。临走时,民兵连长一再交代我,早上要空腹,水也不能喝,尽量早点去。

鸡啼头遍,天刚露鱼肚白,我起床了,叫上住在菜园边的堂哥德望,结伴去公社卫生院参加征兵体检。

深秋的山村,满山红遍,菊黄耀眼,山上的野果熟透了,一阵秋风徐徐吹来,四处是诱人的香味。我居住的村子也是个山冲,名叫夏家源。出村是条蜿蜒窄

小的山路,路旁两山对峙,山高峰密。过了与邻村接壤的长坡,立马有小河豁然开朗的景观。过了田埂,跨过小河,又开始上山,爬上山坳,再往里走便是牛屎冲了。牛屎冲藏在山褶子里,四面群山相拥,只有一条小路出入。山上树木繁茂,山脚正好有块平地,还有三口池塘点缀,卫生院依山而建。站在山顶上,可俯瞰到卫生院高大的房子,白墙黛瓦,树木茂密。

下到牛屎冲底,我发现除了茶籽树、杉树和樟树,路边都是绿油油的庄稼。三两家农舍立在冲口处的山腰上,山坡、路旁、沟边并未见到一坨牛屎。我心中疑惑,这地名从何而来呢?

带着这个疑问,我们踏进了卫生院的大门。体检早已开始,公社武装部和各队的民兵连长站在大厅里迎接,手中拿着名单,逐个核对。我报上大队和自己的名字,有专人带着我,正式进入体检程序。

一关体检下去,唯有一关碰到难题,说我血压偏高。我顿感焦急,负责量血压的护士劝我不要急,说往年有人也是这个情况,休息一下血压就正常了。民兵连长听说我血压偏高,觉得不太可能,肯定是紧张造成的。他怕耽误一个好兵苗子,反复安慰我不要紧张,还说出一个偏方,建议我去食堂喝点醋,再重新量一下。

我转到卫生院的后院,找了一圈儿也没见食堂。我焦急地在走廊上来回踱步,正巧碰见在卫生院当护士的堂姐